



崩溃的雪山

● 窦孝鹏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崩溃的雪山

寒孝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崩溃的雪山

寒孝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7 $\frac{1}{4}$ ·插页8·字数329,000

1987年8月第1版·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1,000

ISBN 7-5033-0017-5/I·13

书号 10137·182 定价 2.55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窦孝鹏，1939年生于陕西省扶风县周秦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58年参军，在青藏高原工作多年，参加过西藏平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现为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副社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8年当新兵时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加入中国作协青海分会，1965年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发表各种文艺作品二百余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鹰》，散文集《春满青藏线》（全集）等，获总后文艺创作奖和各种刊物优秀作品奖的有小说《路》，报告文学《他，没有躺倒》、《一个弃儿的新生》，散文《震撼人心的书信》、《冰山雪岭体育花》等。

内 容 提 要

在一列奔驰的火车上，你的心情非常愉快，因为你外出旅游观光，而且窗外青藏高原的景色又是那样令人神往……然而，生活似乎在有意捉弄你，偏偏这时候，你同你多年的仇人相遇了！

这趟旅游，你还那么愉快么？

作品一开篇就以那震撼心灵的悬念紧紧抓住读者，使你同作品中的人物一道去领略那段已蒙上历史灰尘的生活。这当中，兵站的金珠玛米用赤诚的心去把千年的雪山融化；翻身的农奴刚迎来春色又面临血与火的搏杀；昔日的农奴主则在历史的波涛中沉浮……

生与死，美与丑；缠绵的爱情，狡诈的权术，这一切，从今天的透视角去观察，又将得到怎样的启迪呢？

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情节扣人，寓意深沉，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981.11.6

十二月的青海高原。

湟水河被冻细了腰，磕磕绊绊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东流去，仿佛要逃掉严寒的追捕；白杨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弹落了那挂在枝头的寥寥无几的黑叶子，留下了光秃秃的桠杈。一九八四年的冬天真冷啊！

与自然界严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西宁东北郊的火车站。这里的一切，真象那喷着蒸汽的火车头，显得热烘烘的：那大声吼叫着频频进出车站的列车，那熙熙攘攘、东来西往的人群；那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和扛着麻袋的小贩；那从这里转车去柴达木盆地或从边疆回家探亲的工人、军人及农场职员；那道路两边高声叫卖烤羊肉串和烤红芋的小摊；那到处招揽顾客的运输专业户和三轮摩托车司机……一九八四年的严冬，已失去了它历来对人们的制约，在人们的心中，把冬天已不当冬天看待了。

现在将要发出的，是西宁至格尔木的一趟客车。自从不久前青藏铁路通车到格尔木后，人们已不再去挤那颠簸的长途公共汽车了。所以每天一趟的这列客车，总是被各族旅客塞得满满的。

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呼延豹，直到开车前十分钟，才握别送行的人，晃着一米八的个头，迈着军人的步伐，兴冲冲地上了软卧车厢。他是第一次坐这趟车，难免有一种兴奋感。后面跟着的，是一位年轻的警卫排长。这还是司令员高鸣特地调来的，主要是考虑到副司令员的右手已经残废，路上需要人照顾。

呼延豹怀着欣赏的心情，边走边看着这漂亮的列车，在三号厢房前站定。警卫排长抢前一步拉开房门，然后退到后边，请副司令员先进——这里边的六号上下铺是属于他们的。

推门声惊动了坐在五号铺上的客人，他转过身子和呼延豹打了个照面。

霎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呼延豹象被钉子钉在了那里，血液“腾”的一下冲向头顶，西边太阳穴上的青筋，霍霍霍地骤跳起来。

一秒，两秒，三秒……到底“钉”在那里多少秒钟，连呼延豹自己也不清楚。当他意识到了这点，便“通”的一声拉上门，转过身，两眼喷着火，对身后的警卫排长小声吼道：

“你……咋搞的，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的铺位是这里吗？”

警卫排长被司令员的凶相吓得发怔，不禁扬扬手中的车票：“没有错，是这里！”

“是这里？是这里也得换，去找列车长！”

呼延豹毫无道理地吼叫着，右额角上的那块铜钱大的伤疤，都红得发亮了。

警卫排长了解司令员的暴烈脾气，虽然莫名其妙，也不敢违背，只好怯生生地去了。

在软卧车厢的过道上，呼延豹两手插腰，来回地走着，走过去，走过来……到第五个来回时，他站在三号厢房门外不动了：“咋的？有啥可怕的？！这里难道是敌人的碉堡、雷区？！去他的！”

他一下拉开三号包厢门闯了进去，用眼角乜斜了一下五号铺的那位客人，理直气壮地坐在对面的六号铺位上。

那位客人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看报纸。他约莫六十多岁年纪，短粗身材，黑而圆胖的脸膛中间，是一个红高粱似的酒糟鼻，脑门上光秃发亮，一身灰色毛料中山服套在他已显得臃肿的身上。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看见面前是位高大的军人时，微微有点吃惊。他对呼延豹客气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又去看他的报纸。

“哦，俄措……先生！”呼延豹终于叫了一声。

“您……？”对方吃惊地抬起头，摘下眼镜，对着呼延豹打量起来。

“怎么，不认识了？二十……对了，二十五年前，您是尼玛部落的大头人；我呢，是雪山兵站的站长，咱们进行过一场不小的较量呢！哈哈哈哈……”

“啊——”俄措脸上的表情急骤地变化着，“您是呼延……”说着，伸出自己的右手来。

呼延豹只伸出左手去握了握对方那短小、多毛的手。

俄措惊愕地问：“啊，您的右手……”他注意到了对方那僵直的右小臂和紧紧蜷缩的右手。”

“哦，‘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纪念！”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还不是因为你……”

俄措默然地摇了摇头，不知说啥好。

“俄措先生，其他暂时不说。现在我只要求您一件事，您一定要办到！”

“啊，站长先生——请原谅，我不知道现在该称呼您什么——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嘛，何必……”

“我这里马上还要来一位年轻人，在他面前，你不要说出你当年的身份和名字，咱们也装做不认识……”

“这……为什么呀？”

“否则，恐怕您……您会受到威胁！”

俄措吃惊地张大了镶满假牙的嘴：“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站长先生，您说明白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呼延豹向俄措使了个眼色。

原来是警卫排长带着列车长来了。列车长蛮有礼貌地对呼延豹说：“首长想换铺位，实在对不起，今天所有的铺都卖出去了。不知这个铺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呼延豹打断他的话：“不用换了，谢谢您！”

列车长走了，警卫排长却在一旁气得直喘粗气——司令员今天怎么啦？这不是瞎折腾人嘛！

俄措抬头看见这位英武的年轻军人，难道就是他要

自己构成威胁？看着，看着，俄措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他从这位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二十五年前留在他脑海里的一个影子。正因为这个影子印在了他记忆的屏幕上，所以对眼前这个已进入中年的呼延豹，他并没有一下子认出来。

其实，呼延豹今天一眼认出俄措，并不是因为俄措二十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相反，现在的俄措无论从年龄、神态、作派、服饰等等，和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大头人比起来，完全判若两人了。那么，这中间的秘密何在呢？

俄措并不知道，呼延豹这是今年来第二次见到他了。第一次见他是在七个月前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二

五月中旬，呼延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从上届起，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了。

作为一员战将，竟担任了这个与宗教界、知识界、前战犯和文人骚客为伍的职务。是“安慰赛”？还是“荣誉杯”？他不清楚。反正世界上的许多事，并不都是按照各人的性格、爱好和特长安排的。他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大概是他曾在西藏工作过多年，和那些上层的、下层的、爱国的、叛国的及到国外后又回来的人士打过交道，并且全家人为此作出了惨痛牺牲的缘故吧？

大会开幕前夕，在一次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上，主持人宣布说，一年多来，六届政协委员中有五十人病故，鉴于此，经过政协常委会研究，拟增补四十一名政协委员，名单发给各位与会者，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和看法。

晚上，一份打印整齐、并附有各人简况的新增补委员名单，发到了各委员之手。

呼延豹坐在宾馆六楼舒适的房间里，打开台灯，浏览着这份名单。

突然，他的眼睛象一个高度灵敏的扫描器，一下子落在一个曾占据他脑海多年的藏族人上：次仁俄措。

“难道是他？那个魔鬼？”呼延豹两眼瞪得彪圆。

“也许……”呼延豹知道，藏族人同名字的很多，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他急忙盯着名字后面的“简介”看起来：

次仁俄措：男，六十五岁，原西藏那曲地区尼玛部落大头人，一九五九年出境留居印度，去年三月返回祖国……

“通”！呼延豹一拳头砸在写字台上，那整块的台面玻璃，活生生被他砸去一角，破成几瓣——他这个脾气哟，啥时候才能改得符合他这个司令员的身份呢！

“不是这个魔鬼又是谁？够了！”他怒不可遏地叫着，眉心中的那个“川”字纹，变得象轮船上的锚钩一

样，紧紧撮在了一起；两个鬓角上的青筋，象两只蚯蚓在蠕动，“什么‘出境’，什么‘祖国’，说得好听，他配吗？他这样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就辞职！”

他端起杯里的凉茶，一仰脖子灌进嘴里，手里捏着那份名单，一阵风似的跨出房门，要到二楼去找会议秘书处。他站在六楼的电梯前，使劲揪着信号按钮，可电梯好象故意和他捣蛋似的，停在楼底就是不上来。呼延豹又揪了几次，红灯还是一动不动，他等不及了，就放开双脚，沿着楼梯，一溜小跑向二楼奔去。

从六楼到二楼，三百多个台阶，虽是下行，也登得人小腿疼。当他气喘吁吁地来到秘书处时，一个工作人员吃惊地问：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

呼延豹指着次仁俄措的名字问：“你给我查查，他是不是五九年参加西藏叛乱的那个反动头人？”

工作人员似乎明白了他的来意，笑笑说：“过去是。现在他已是一个爱国者了。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嘛！这个政策，我想您比我理解得更深。怎么，您认识他？”

呼延豹勉强地点了点头。

“好啊，那您应该去看看他。这也是一个老同志、老委员的责任嘛！他已经来了，就住在……”

呼延豹感到头脑里乱哄哄的。他没有提自己要辞职的事，也不知怎么走出了秘书处，来到宾馆楼外，下意识地绕着那个大型花坛转起来。哦，也许是为了让凉风吹吹心

中的烦闷吧？

转了一会，他感到心里更烦，便又迈进楼厅，乘上电梯，神差鬼遣地爬上了九楼，来到913号房间门口。

咦，奇怪！来这里干啥？他站在那里，四周瞅瞅，好一会，脑子里才开了一条缝：噢，对了，刚才秘书处的同志不是告诉我说，“他”就住在这个房间么！唔，自己原来是冲他来的。那么，来干什么呢？是看一看，尽尽一个老同志、老委员的责任吗？

去他的，不沾边！

他想转身走开，脚下却没有动步。

人在急躁时，容易失去理智；有头脑的大人也会做出小孩子般的幼稚举动来。

这时，刚好913号房间的门开了一道小缝，里边传出两个人的谈话声，门缝里飘出阵阵呛人的烟气。

呼延豹急忙把眼睛对着门缝，紧张地向屋里瞅起来。

啊，请原谅我们的司令员吧，是一种特别的心理活动，顽固地支配着他，他总想最终亲眼看一看这个新补选的政协委员的“庐山真面目”。

啊呀呀，他看见了——那张叫人憎恶的黑胖胖的脸；

啊呀呀，他看见了——那双残忍的多毛的手。

正是这个魔鬼，害得他的妻子失去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他的两只眼象两具火焰喷射器，想喷出满腔的怒火，一下烧焦眼前这个人。

……唔，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雅举动。两边瞅瞅，幸好无人发现，便快快离开九楼，又回到六楼自己的房间。

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这件事来。

五年前，领导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把他调离西藏，到临近的省军区工作。人离开了西藏，那里的工作他当然就不能再过问了。所以对最近几年回国定居的藏胞的具体情况，他是不熟悉的，包括俄措这样的骨干在内。

作为一个人党多年的老同志和领导干部，他对党的统战政策应该是懂得的，作为一个政协委员，他又多次学习过我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意见，学习过廖承志副委员长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学习过中央关于对因种种原因逃亡在外的人员回国定居的基本态度和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有关文件。从心里讲，他对中央的方针和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么说吧：要是蒋经国和达赖喇嘛能回大陆来，中央给他们个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当，他是能够举手通过的。因为他们是政治领袖嘛，不就那么几个屈指可数的人吗？共产党人是有这个宽阔胸怀的！

可是俄措，他算什么？一个杀人的刽子手！对这些人，他们要回来，给饭吃、给房住就不错了。值得给他脸上搽那么多的油彩吗？值得给他头上戴那么耀眼的桂冠吗？

他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万一明天

大会要举行表决，我该不该举手？举，是我的权利；不举，也是我的权利。不会有人干涉。但是能反映出你是在怎样使用这个权利，在为什么使用这个权利！

他下意识地看着自己的右手——往往表决的任务都是由它来担负的哟！这只手，从他当兵后，在选举党小组长，选举党代会代表，选举积极分子，评选英模……总之，在一切需要表决的场合，它都代表自己的意志，曾轻快地、高高地举过头顶，投下神圣的一票。

可是，要它投俄措的票呢？……他晃了晃右臂，感到象坠上了千斤巨石，那么沉重，那么艰难……

“好痴的呼延豹呀，对于选举这类事，还不是那么回事！有你一票不多，无你一票不少，也许上级早已内定好了，你何必在这里瞎费神！”他思想上打起了折扣。

“不！”他摇摇头，“那样想是轻看了自己，是亵渎了人民群众给自己的职责！”

他突然眼睛一亮：嘿，何不向她请教请教！这几年，每当遇到难决之事，她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呢！

他的夫人于蛮蛮，那位曾被俄措叫人挖掉双眼的女医生，这次趁丈夫来京开会，来到北京看病，住在西郊的解放军总医院里。

在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呼延豹和于蛮蛮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夫妻感情。说“特殊”，因为他们之间除去恩爱的夫妻情意外，还有一种近似师生和上下级兼而有之的友谊。

谁是老师？谁是上级？于蛮蛮。

从职务上讲，呼延豹是领导干部，也曾是于蛮蛮的直接首长。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性情暴烈，遇事急躁。身上虽不乏男子汉气概，但由于文化理论水平的限制，有时就难免做出一些欠完善的事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曾进过大学门的于蛮蛮便要把他狠狠地说一顿。她讲的那些道理，发的那些议论，在呼延豹听来，头头是道，件件入心，比书上和报上的那些“老生常谈”强多了。因此，在许多问题上，这位堂堂大丈夫，对自己的盲妻却表现出了由衷的敬佩和服从。在那不顺心的年月里，一些事常使呼延豹怒火满腔、烦恼异常；但回到家里，在于蛮蛮面前，他就会火熄气散，服服帖帖。有人说这是“一物降一物，喇嘛降怪物”；了解他们的人却说，这是水晶般的情，一种深沉的爱。

呼延豹要了一辆小车，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

晚上，不是探视病人的时间，他被门卫挡了驾。

呼延豹让门卫看了自己戴在胸前的贴有照片的代表证，要求予以照顾。

事情报告给了医院值班人员。作为一个特殊情况，医院给他开了“绿灯”。

于蛮蛮是来这里看眼病的，住在外科大楼的眼科病房。

不错，她已经没有眼睛了，还有什么眼病可看？二十五年，她被坏人残酷地挖掉了双眼，刀尖深深刺进了她的眼底组织。现在她虽然安装上了一对假眼球，眼窝不至

